

夜遁香港

林拔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我国伟大文学家茅盾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突然攻击香港，使当时正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爱国作家茅盾夫妇等一大批文化人，陷入绝境。以延安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南方抗日武装——东江游击队，与日本文化特务展开了一系列险恶而又巧妙的斗争，终于使茅盾夫妇等一大批革命文化精英安全转移到内地。

作品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所蒙受的凌辱和苦难，真实地塑造出了茅盾的艺术形象。其他几个人物，也性格各异，熠熠光辉。围绕茅盾所展开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致，且展现出了一幅香港战时的历史风情画。

夜 遁 香 港

林拔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25印张 185千字 印数：77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305-010-6 1·40 定价：1.80元

纪实文学的新篇（代序）

——读林拔所作反映矛盾夜遁香港的小说

杜 埃

读了林拔同志的《夜遁香港》，使我想起了自己已经受过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然爆发的太平洋战争。

当年蓄谋已久的日军东京大本营密令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而同日发动了侵略辽阔的太平洋地区的野蛮大屠杀，与珍珠港事件的同时，首先是东南亚各地的空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迅速掌握了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权。紧接着凶暴、傲慢不可一世的日本陆军登陆各个岛屿国家包括香港地区。在这之前，纳粹德国猛攻莫斯科、列宁格勒不下转而集重兵猛扑斯大林格勒。诡诈的日本法西斯集团在此时加派了特使来栖三郎赴美谈判，制造了使人迷惑的浓重的、似乎日美行将妥协的烟幕。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措手不及的事件，迫得海外各

地侨团立即转变工作部署，以应付紧急局面。那时我们在菲律宾把报纸改为战时报。与祖国唯一的通讯联络点——香港，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就已断绝了一切联系。香港的被进攻，对我们的思想上来说，也是一个“珍珠港”事件，因为海外报刊的大部分抗日宣传资料是依靠香港各爱国报刊提供的。当时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不到半个月，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日军长驱直入，我们跟随爱国侨团于日军入城前夕向农村进行大撤退，同在一个圣诞节前后，香港也被占领，使人担心的是弹丸之地的香港，因磨擦分子掀起的国内反共新高潮，使大批民主人士、各爱国党派领袖和为数甚众的著名文化人不得不撤到了那里，他们处境非常危急，能否脱开日本特务、宪兵和汉奸的魔爪，令人十分焦虑。

尽管各自的经历细节有所不同，但大家都是被卷进同一个历史大旋涡中，各有各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所以我对林拔写出的这个长篇作品，首先有了共鸣和被吸引；尤其是他以纪实为基础，用小说体裁写出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茅盾为主体的历险记，这一尝试非有勇气是不行的，值得赞许。虽说那时的际遇使人自顾不暇，但在艰难、曲折的撤退途中我们也惦念被困在沦陷后的香港的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茅公就是一个。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才知道当年毛主席、周

恩来同志为了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曾下令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和政委林平同志想尽一切办法使大批爱国者得以脱出虎口；林平还潜进九龙，与当时负责香港工作的廖承志、乔冠华、连贯等同志取得联系。廖公具体部署，开具了抢救名单（茅盾是组织上安排抢救的重要人物之一），动员地下组织和进入港九地区的东纵便衣武装。抢救工作是在日军封锁港九海面的紧急情况下进行的。终于使众多的爱国党派人士和作家艺术家、新闻界专家胜利地脱出了魔掌，回到了东江游击区和其他抗日后方。这是太平洋战争中著名的抢救文化人事件，被抢救者还包括一些英方人士和国际友人。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但是，不久又爆发了全面反共内战，茅公和几乎蒋管区全部的爱国民主党派和著名文化人再次撤到了香港（这是他自抗战以来第三次撤到香港）。解放战争期间，有个机会我曾听到他和连贯谈及那次脱险到东江游击区的一些景况，八十年代初他送来一本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历险记》（此书后被编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九分册专事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文集中）。

现在又有了《夜遁香港》，自然更引起我的注意。

小说在茅公遇难时的刻画是较细致的，象他这样著名的人物面对严酷逆境能够泰然处之，对特务汉奸的追踪，从容不迫应付；几度迁居和避匿，重重折腾，表现出了他能随遇而安，这一切是因为他的内在有一颗藐视敌人、横扫千军的坚强决心，他相信组织和组织上派来救助他们的人，他和派来的人配合得很好。

与茅公接触中，我有个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斯文和蔼，平易近人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外柔内刚、富于韧性的知识分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性格特征有所描写。

崇敬这位大作家的路霞，是个很有胆识的姑娘，虽然作者着墨不多，也勾勒出了姑娘的形象，她把茅公夫妇当作父母那样亲切侍奉，而茅公夫妻也把她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彼此患难相处，生死与共，路霞这个早逝的姑娘，正是民族大难当头千千万万个富于正义感，有所作为的中华儿女的缩影。作者写这个人物和茅公夫妇的感情，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当年掩埋在浅水湾山下的女作家肖红。

茅公也非常佩服、疼爱他们的带路人——东纵派来护送茅公夫妇和邹韬奋的女游击队员芸芸。这个人物矫健、机灵、勇敢而又酷爱文学，作者通过路霞用过的一支钢笔转送给芸芸，又把路霞和芸芸联系起来，茅盾在情思翻涌中，出现了路

霞（肖红）的幻影和目前芸芸的赤子之心，这些描写都比较感人。

还记得，当一九三八年秋，日军飞机经过一年多对广州等地狂轰滥炸，无数生灵涂炭之后，便由惠阳的淡水、澳头两个小渔港登陆，直下广州，宝安县无数难民避到边界荒凉地一处叫上水的村子来，饥寒交迫，凄惨万状。香港、九龙赈灾总会派出了慰问团，带上粮食衣物药品前往上水赈济。那时我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做具体的文化联络工作，我奉命陪同茅盾前往上水慰问。茅盾见状大哭，握住难民的手流着泪慰问，这件事当时的香港报纸都附上茅盾慰问上水难民照片的文字报道。想不到几年后香港沦陷，茅盾受日寇的追踪，自己也成了“难民”，从上水这一带撤退到宝安县游击区。这件往事，小说的作者可能不知道，这里顺便一提，也许可以加上几笔。

这书的不足之处是作者对当时抢救文化人的总的背景、情况，烘托少些，尤其是开头的前半部，听说作者新近作了几万字的补充，这是有必要的。如果是这样，这个不足便不存在了。其次，对女汉奸特务何丽容的魑魅行动虚了一些，抗抗、芸芸对她的处置，也只一笔带上。

这是一本大体上以纪实作基础的小说，因为是小说而非写个人历史，我想在某些细节上作些虚构，是容许的。虽然本书有其不足之处，但作

者对真人题材的尝试，对开拓创作题材领域的勇气，是可嘉的。当然，也不能要求对如此重大的题材，对如此重要人物的历险，写得面面俱全，处处涉及。尽管这样，象这样写出的真人真事，又是文学大师的真人实事的小说，当前不算太多，恰恰是太少，加上本书特有的吸引力，无疑读者会感兴趣，喜读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朱村

目 录

()	纪实文学的新篇 (代序)	杜埃
(1)	重返香港	
(55)	在坚尼地道的小洋房里	
(102)	轩尼诗道一所四等舞厅	
(141)	德辅道一家大旅店	
(179)	在一家三等小旅店	
(219)	夜渡维多利亚海	
(263)	在青山道上	
(309)	啊, 东江	

重返香港

1

子夜。

就在“皖南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春末的一天，子夜。

香港启德机场，那延伸在海面上的长长跑道，强烈的照明灯光，使一切色彩顿时消失，变成一个惨白世界。

一架从桂林方面飞来的夜航机，急急忙忙在跑道上降落。机舱门被打开，卸下了一批货物，走下来几位旅客；旋即又装上去一批货物，走上去几位旅客。夜航机，

发出暴躁的吼叫，慌慌张张地冲出跑道，向雾气迷濛、沌沌如盘的夜空逃去。

强烈的照明灯熄灭了。惨白世界突然又陷入漆黑的深渊，偌大一个飞机场，似乎不存在了。

机场门口，刚才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位旅客，各自匆匆乘车走了。只有一位个子瘦小、举止文弱的中年人，坐在“的士”（出租小汽车）里，两眼望着附近九龙城寨疏疏落落的灯光，好象想起了什么。

房子还是那样残破、衰颓，昏暗的灯光下，小小的城寨更加神秘。这本来就是一个颇为奇异的地方。早在香港岛被英国殖民者强行割占以前，九龙半岛上靠海边的这个小小寨子里，就设置着小小的兵营。后来，英国殖民者又强行“租借”了九龙，这设有兵营的九龙城寨，就象汤圆的豆沙馅一般，给“包”在当中了。及至连九龙以北很大的一片土地（新界）也给“租借”去了，兵营也没有撤，城寨这片小小地盘，具有讽刺意味地仍在官兵管辖之下。据说，从九龙城寨到深圳，还保留着一条可以驰马传令的官道。到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了，这个兵营也就自动解体了。数十年后的今天，九龙的尖沙咀、旺角一带，已变成街道纵横、商店林立的闹市了，而九龙城寨，依然保持着古老狭窄的石板小路，越显得齜齜和拥挤。

“先生 ……” “的士”司机已经把引擎发动起来了，但后座上的客人，却没有告诉他要去的地址。

客人仍然在凝望着，好象要从那疏疏落落的灯光下，辨认出香港的真实面目来。

暮春的夜风，凉嗖嗖、湿淋淋，飘忽不定。客人自感到生活也是飘忽不定的。

三年前，乘轮船从海上离开香港，谁能料到，这次又搭上飞机，从空中回来。那时，抗日的战火还远在华北、沪杭，如今，日军的铁蹄已踏碎了南粤，广九铁路也已被破坏了。为了躲避日军战机的截击，桂林飞香港的航班，不得不改为夜航。

“……走吧。”客人的声调似乎是轻松的，甚至有点兴奋。“的士”离开机场，向弥漫着雾气的街区驰去。

当客人住进了一家旅馆的时候，香港一家经营中国茶叶及土特产的商行，当得到了一项可靠的情报后，这家商行的方经理，立即动作起来。

半个月后，一份向香港政府办理了出版登记证的对开晚报，和香港及南洋的读者见面了。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晚报的综合性文艺副刊《灯塔》上，发表了总题目叫做《如是我见我闻》的长篇笔记连载。署名的作者，竟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茅盾。

《灯塔》的编者，同时登出一篇介绍文章。文章写道：“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触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而《如是我见我闻》总题下登出的头一篇，却是茅盾写的一则《弁言》。这篇《弁言》中写道：“这不是什么游记。游记之类，现在也颇难着笔，而且——也不便多写。”因为游记之类“难免要描写点儿风景，难免要叙述点儿‘自某处至某处，若干公里’，或者甚至记到‘路平’或‘陆道’——那不是太国防那个么？因此，我不打算写游记。”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做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扔掉的废片，毫无联贯，……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鉴赏猜评。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

时亦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接着，就连续登出《兰州杂碎》、《白杨礼赞》、《风雪华家岭》、《西京插曲》、《市场》、《“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拉拉车”》、《秦岭之夜》等等篇章。

出乎人们的意料，茅盾这个名字及其文章，在香港这片“文化沙漠”沉失了将近三年之久，如今又突然出现，象一片绿树，象一泓清泉，牵动着多少读者的心！

三年前的情景，留在脑膜上的印象，既是形象的，又是概念的。那时，省城广州尚未沦陷，一百来万人口的香港，富丽的物质生活掩盖着贫瘠的精神生活。虽然，报纸很多，仅大报就有近十种，小报也有三四十种，竟没有一张称得上进步点儿的。除了少数几份与当局有关的大报外，其余均属纯粹商业性报纸，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东西取胜。这些小报有个特色，文章完全用广州方言写的，这倒真成了“大众化”的先声了。小市民们正是生活这样的“精神荒漠”里，醉生梦死，百无聊赖。如今呢，战火烧到了珠江、东江两岸，烧到了一线之隔的深圳、盐田、南头、蛇口，死气沉沉的境况，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坚持持久抗战的许多文化活动，在先进工人和知识界中已

经开展起来了。一般的市民对国家大事，也不再漠不关心了。港英当局，自从丘吉尔上台组成战时内阁，并对轴心国远东的伙伴日本，采取日益强硬的态度以来，对在香港进行抗日宣传，已经不再阻拦了。“荒漠”中已经出现了“绿洲”。

那位深夜飞抵香港的客人，单独住进了一家旅馆之后，就很少出门。偶尔也可见有三两朋友登门造访，海阔天空。由于东江遭了日本占领军的蹂躏，该是应市的岭南佳果荔枝“三月红”，连影子也见不着了。朋友们谈笑之间，也只能喝喝咖啡。朋友们一走，这客人就把房门插上。夜里，房间里的电灯，几乎彻夜不熄。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有一位风尘仆仆的女人，来到旅馆叩开他的房门。

他还以为有朋友来访呢，等到把房门一打开，哟，原来是太太驾到。

太太吃过饭，洗过澡，坐在沙发上，一边梳理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告诉他：在重庆完全由朋友的安排，搭上某人的小卧车，几经周折，先到了粤西的湛江，再乘轮船来到香港。说着，从行李箱里拿出用一方大手帕包着的一包东西，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猜想着可能是在路上买到的什么土特产，却没有想到竟是一包荔枝。他高兴极了，连忙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又剥了一颗，递过去放进太太的嘴里。尽管荔枝已经从树上摘

下来好几天了，原来翠里透出桃红的皮儿变成了赭褐色，味道也不那么鲜美了，他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太太见他吃过了几颗荔枝，又忽然不吃了，问：“坏掉了吗？”

“还没坏，很好。”

“那为什么不吃了？”

“留着些让朋友们也尝尝。我们没有苏东坡那份口福，他谪居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现在，香港市场上连一颗也见不着了。”

太太微微笑着说：“只怕这种东西太娇贵，留不得多少天。”

当天夜里，他劝太太早早上床歇息，自己却伏在案头上，一直写到深夜。

太太躺在床上，抱怨着说：“靠你这点稿费，没有资格长期住旅馆。”话说完，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他还没有起床，太太就出门去找房子了。她拜访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傍晚回来，告诉他，房子已经找到了。咦，太太竟如此“神通广大”。

下一天，他跟着太太离开了旅馆，搬到半山坚尼地道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房子还附有花园，环境十分幽静，这对他这个必须日夜伏案笔耕的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他在心里惊讶太太有这么大的“神通”，一天之内就能找到这样好的房

子，他默默地感激太太的体贴。

房东是个五十岁的胖女人，样子却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听说是一位旅居南美华侨的二太太，性格外向，健谈，不会讲国语，却会讲西班牙语、上海白和不很流利的英语。她是在澳门出生的广东人，粤语当然是她的本家语。她用上海话和她交谈，主动作介绍，自己靠卖文为生。二太太见他文质彬彬，也就放心了。原来，这栋小洋房里，已住着两户房客，都是文化界熟识的朋友。二太太这样招揽房客，显然不是为了多收几个租金，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香港的有钱人，生活也并不安逸，时时刻刻要提防歹徒的突然袭击。有的人家房子很漂亮，四周是花园，为了防备夜间歹徒的侵入，整栋楼房用粗铁条焊起来罩着，象个巨大的鸟笼。二太太招揽房客，图的是房子里“人多势众”，壮壮胆，增加些安全感。所以，二太太绝对不会放松对房客的严格选择。

2

壁上挂钟的钟摆，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来回摆动，滴滴嗒嗒的响声，在这幽静的深秋之夜，传得很远。突然，挂钟发出了短暂的一阵沙沙声，接着，非常庄重地敲了两下：——当！——当！

伏案而书的人影，站起身来，把案头上的电